

與九十歲者宿顧維鈞(少川)先生談人生

袁道豐

顧維鈞先生曾任外交部部長、內閣總理、駐英、法、美三國大使、駐國際聯盟及聯合國首席代表、及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及副院長。他生於一八八八年正月廿九日。就陽曆計，他現年八十七歲。以陰曆計算，因為他生於丁亥年十二月十七日，他當是八十七歲有餘了。如果照舊習慣，把閏年也計算在內，他當是九十過了的人了。諺云：「七十古來稀」，顧先生可說是稀中之稀了（按：在一九〇〇年，美國人的平均歲數為四十七歲，近因醫學昌明，衛生改善，現能活到七十一歲又三個月）。

他現住紐約市內公園街（Park Avenue）。

紐約是美國的最大商埠，全世界的金融中心，摩天大廈林立，行人往來如梭，空氣染污，車聲震天，不能算是一個整潔、幽靜及平安的城市。但何以顧先生擇居斯地？當然有其特殊原因：（一）紐約為美國的人文薈萃之區，大學很多，博物院應有盡有，展覽會日新月異，故欲與變動中的文化保持接觸，這不失為一好地方。（二）顧先生一生事業的大宗檔卷，均贈送其母校哥倫比亞大學（校址在紐約）。作者曾承導觀滿室在整理中的文件。他從事口述自傳時，常須參考卷宗。（三）他

夫妻的後輩，大都居住紐約，故來往稱便，易於歡聚，隨時可享含飴弄孫之樂。四他的個性雖歡喜森林山水，清幽風景，但他是智者動的典型人物。他深感一個人身心必須動，才能保持活力、健康和長壽。因此，隱居在一個偏僻的地方，並不相宜。

作者和顧先生相聚頗常。這不是宴會酬酢，而是面對面（Face-a-face）的閒聊。我們相差廿餘歲。我以後生的地位，對他的才學、功業和經驗表示無限欽佩，並常提出問題向他請教。他總是侃侃而談，如數家珍，我得益匪淺。我們一談便是四小時，常在他家飯桌上邊吃邊談。這真是所謂清淡忘倦，歡敘忘時。他的視聽都很健全，腦筋尤其清晰，絕不像九十歲的人，真可說是一位人瑞。

最近作者特闢一題目向他請教。因為好奇心驅使，使我覺得人生能長壽到九十，必有其養生秘訣和人生哲學。茲將其卓見略述如下，於有志養生者可充借鏡參考。

談到人生，當然首先注意衣、食、住、行。這些都是保持健康的本質條件。顧先生常住國外，穿西裝已成了習慣，並且由習慣而成為自

然。不過他對祖國服裝寬曠鬆鬆，有時飄飄欲仙（指夏衣，覺得也有其妙處。如果在寒多，室內沒有火爐或熱氣設備，他穿一件棉袍或皮襖，覺得實比西裝暖和舒適。

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，難怪昔賢說「民以食為天」。有些人不僅欣賞美食，而且歡喜親鑽，聚精會神的做幾味佳肴。已故法學家鄭天錫先生和美國已故總統艾森豪佛將軍就是代表人物。顧先生精通中西美味，但從不下廚烹調。中飯他愛吃西餐，晚飯則必吃中國菜。但均甚簡單可口，祇求營養豐富。每餐必飲酒小半杯。對食物緩緩細嚼，以促進消化。在宴會場合，他歡喜和同席者多飲些酒，湊湊熱鬧。如在家宴客，他興趣特濃，常離席在櫥內取出名酒，親自敬客。就寢以前，有時他飲些法國白蘭地（Brandy）。醫云：這可幫助血液的循環。他還有一個習慣，就是在餐畢飲茶或咖啡時，必欣賞一些核桃。

他對國人的宴會習慣，不無批評。他不贊成鬧酒和猜拳。猜拳必大聲咆哮，語驚四座，好像打架似的，這又何苦來？美酒佳肴，大家談談笑笑，愉快欣賞，豈不是怡然自得？而偏要提高嗓門，面紅耳赤，叫囂不已，不僅妨礙消化，且傷

害身體，尤其是肝、胃。他一生大醉過一次，就是昔年在北京做四十壽辰時，在家筵開四桌，對每桌嘉賓輪流敬酒，已經喝了不少，但最後一位熱心老友——北京晨報主筆劉崇佑（字松生）倒了一大碗酒要祝壽，堅辭不獲，迫飲過量，酩酊大醉，好難受。外國人習慣不同，從不強人喝酒。如果他自己歡喜杯中物，他便緩緩啜飲，一杯又一杯的自得其樂。倘若他有幽默感，他還會說一句俏皮話：「老兄，你切莫錯過機會啊！」這等於酒仙李太白說：「莫使金樽空對月」啊！

有些事祇害己而不害人，或害人而不害己，但酗酒既害人又害己。就害己言，酗酒者大都死於肝病。據死亡統計，他的生命會縮短十年至十二年。除心臟病及癌症外，美國人死於酗酒者佔第三位。作者說酗酒害人是指在美國殺人或被殺的因素，一半起源於醉酒。他們的血液裏，都檢驗有充份的酒精。同時酗酒者夫妻分離或離婚的人數，比普通人多七倍。美國每年鬧車死者、有五萬五千餘人，重傷者百萬人，其中一半均歸咎於酒醉駛車。全國工商業及政府機關等因酗酒而不工作的時間，損失年達一百五十億元。有酗酒癖者，似應知反省戒除。

還有，酗酒者於醉時容易口出惡言，開罪他人，匪僅自己醜態百出。美國政府與重要工商業人物色人才，主持要務時，必先調查其品格，酗酒者便被認為禁用的對象。

顧先生不吸煙，但昔在上海十六、七歲時，他吸雪茄。這與其說是有煙癮，毋寧說是好時髦。這好像當時的摩登婦女，雖不患近視眼，但戴

喜戴金邊眼鏡，才算漂亮一樣。一日，因夜裏不能熟睡，他訪一位西醫檢驗身體，醫問：「你抽煙嗎？」他爽直的答：「我日吸雪茄七、八支。」醫生即勸他趕快戒絕。從那時起他便不願再做時髦青年了。

不過，在全球三十餘億的人口中，醉心煙酒而長命者也不乏其人。邱吉爾便活到了九十一歲。他以國資資格住在白宮時，早餐，侍者以橘子汁進，他謝絕說要飲杯威士忌酒。我們很少看見他的照片不是口啣一支又長又粗的雪茄煙的。有人批評他的煙酒惡習時，他便很幽默的說：「我得的之於煙酒者，比煙酒得的之於我的還多」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納粹元帥隆米爾（Erwin Rommel）率德軍在北非攻無不取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埃及幾瀕於危，幸蒙哥馬利將軍（Bernard L. Montgomery）指揮英軍予以重創，阻其前進。邱氏嘉其英勇，親赴前線慰勞，並詢其健康如何，蒙氏是一位舌鋒銳利的人，便說：「我不煙不酒，早眠早起，故體體安康。」邱首相以為受了譏諷，便以舌鋒相對，答：「我既煙且酒，晏眠晏起，我的健康並不比你差！」

顧先生對國人請宴的習慣也不苟同。主人並不先徵求賓客的同意，亂送請柬。昔在北京時，被請者常在傳知單上寫一「知」字。這「知」字也妙不可言，不說去，也不說不去，有時會使主人啼笑皆非。在社會有地位的人往往一個晚上有好幾處的筵席要參加。有一次，許世英先生將出使日本，對他說有十一處要去。而他將赴駐法大使任，竟同時有十二個宴會之多。這真打破記錄

。當然主人和其他賓客不會空肚子老等，他照例先叫上茶果腹，但有一佳肴必須等主客到來才端上，那是魚翅。這對他是最尊嚴的表示。試想一個人晚上要應付好幾處的宴會，結果如不是吃得過飽，便是飢腸轆轆。終夜奔波，身體疲乏，更不待言。這種惡習實有改善的必要。

顧先生曾在故都住過舊式的大房子，也曾參加過不少潤人家裏的婚姻祝壽喜事。在此場合，大廳、甚至窗子，總是全開的。這大約是為了便利人們進出或工友上茶下菜。冬季寒風吹來，侵入骨髓，令人戰慄。益以地板是石磚砌成，更增寒冷氣氛。他回想往年曾以中國代表資格，陪同國聯調查團巡視我國各省實況，到達成都以西的灌縣時，縣長特在大廳筵設招待，並飭將一切窗門移去，以示隆重。五國代表和顧先生穿的是西服，曾脫下大衣，以示敬意；但覺寒不可支，他乃將情告知縣長。後者即命工友在各代表身傍備置火爐，但煤氣薰鼻，苦不堪言。反之，外國房子設備齊全，冬天有熱氣，夏季有冷氣，涼熱均可調整，適如人意。他若衛生設備，廚房用具，應有盡有，莫不清潔便利。老實說，論居住洋房實比較舒適。可惜在大城市的房屋沒有庭園之美。這祇有在近郊或鄉下的獨住房屋可以得之。談到行，是指行走或散步。在科技發達的今日，只要有錢，任何人在任何時候，都可以享受飛機、汽車、火車及船舶的便利。顧先生最歡喜走路散步。他健步如飛，我們常走三、四十條街。以他的高齡，實在不是容易的事。往年，他每日必到他家鄰近的中央公園散步。這是一塊森林

密佈，湖水碧清及空氣新鮮的大空地帶。不幸他曾被歹徒搶劫四次，今乃視為畏途，祇得在大街上行走了。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。

走路是老年人最好的運動，醫生均以此相告。世界聞名的心病專家和曾治療艾森豪佛總統心臟病的教授懷特博士(Dr. Paul D. White)說：走路最好能快步，及兩手擺動，因為這可使血液循環直達腦部，及可以增加人的記憶力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西德的復興功臣—首相亞德諾愛(Konrad Adenauer)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。他住在一個山坡上，沒有汽車路可達。他預先知道美國軍官是不會下令徵為軍用的，因為他們習慣坐汽車一直到家門口，才肯罷休的。他一天上坡下坡好幾次，保持了健康，直到九十一歲才與世長辭。又有一位聞名的英國作家，享年八十有餘，而精神矍鑠。人問以如何保健？他答：耑賴兩位醫生：一是左腿，一是右腿。可謂幽默之至。

睡眠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事。睡眠充足比服任何維他命還更好，安眠藥更是不能比較。普通說，一個人有八小時的睡眠為已足，但這須視各人的需要而定。那位叱咤風雲的拿破侖說每日祇睡四小時。現任美國總統福特每夜只熟睡五小時。他有這本事，一躺下不到數秒鐘便能鼾然大睡。第二天清早起來，精神煥發，可以工作至午夜。這可能因為他曾是運動家之故。顧先生每夜臥床九小時，但祇酣睡約八小時，中間須起來二、三次。這是老年人常有的習慣。他下午必睡午覺，時間是不規則的，視需要而定，可以睡半小時。

有人說：顧先生的長壽得力於三個因素：(一)細嚼少食；(二)散步；(三)夫人小心侍護。嚴幼韻女士溫文嫺雅，和顏悅色，擅長交際，確是一位難能可貴的賢內助。她比他年輕二十歲，對他噓寒問暖，烹製食物(雖有廚師)，可謂無微不至，有若慈母照拂幼子。每夜清晨三點多鐘，他熟睡了第一段醒來時，她必為他熱一杯牛乳。據杜克大學(Duke University)醫學院一位專研究睡眠的教授說：睡前飲一杯熱牛乳，比什麼安眠藥還更安眠，且不令人頭暈。

其實，據作者的觀察，顧先生的長壽還有一個重要因素，就是他一生事業的成就。除在一九二八年，被一位在南京任要職的留美同學妬忌詆譏，被政府下令通緝，迫在一短時期輟光輟晦外，他少年得志，青雲直上，在六十年前，已在國家政治外交史上佔了重要的一頁。最後曾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及副院長幾垂十年，名震遐邇，中外同欽。試問這種成就，求諸國人中，寧有幾人？緬懷往事，他在精神上當感十二分的滿足。至論物質方面，他崇尚儉約，故一生豐衣足食，毋庸贅乏。

我們談到先天與後天的長壽問題，他說先天很重要。假如一個人生下來，身體內部便有缺點，發生痼疾或不治之症，那就很難望其長保健康了。但反轉來，如果一個人醉心煙酒嫖賭，生活浪漫，自暴自棄，即縱令先天良好，結果亦難免自戕生命。

現在他退隱紐約，恬淡自適，可以自由支配每天的廿四小時。他的最大消遣便是讀書，尤其

愛讀祖國的名著。他說過去因沒有時間而未讀的書，現在可以盡情享受了。一卷在手，其樂融融！他讚佩中國昔賢名哲的卓越思想。今日有些外國學者所標榜的偉論，其實在我國數百年或數千年前早已有了。可見中國文化的深邃。他感覺愈勤學，愈感到自己的空虛，和讀書時間的不夠。所謂學無止境，確有至理。最近他很欣賞木版明文才調集與薛濤詩集及英文寫的雍正皇帝自傳。談話中他很佩服王雲五先生年愈老而筆愈健，著作等身。

顧先生很服膺中庸之道，認為極端最易僨事。凡事都要有分寸，英美人士叫做Sens of Proportion。老實說，人與人間的關係涉及重要問題的並不多，但往往小題大做，辯論起來，便疾言厲色，抗顏憤爭，把血壓衝高好幾十度，傷害身體，莫此為甚。英國的文豪沙謨愛·約翰生(Samuel Johnson)說得好：「我常為某一事與人爭論得面紅耳赤，但過後細想，這實在是輕如鴻毛之事，何必如此？」一個人能知後悔，實至明智。孟子的浩然正氣是難養的，但平心靜氣的涵養，祇須頭腦冷靜，自知欽抑，是不難做到的。

他的父親是顧溶(晴川)，曾在上海道內主管財政，後來又任大清銀行的總裁，一位老於世故，經驗豐富的理財家。當時各省都府因西學東漸，和歡喜追上時代，都想派青年出洋留學。江督端方建議派顧先生赴美為江蘇省官費生。但他的父親堅決謝絕，說可以把這筆官費讓貧寒學子有留學的機會。他對做人處事有他的一套。他叮囑

其愛子要牢記著這兩句話：「處世爲人，吃虧就是便宜，便宜就是吃虧。」世間確有其人，得了一些小便宜，便沾沾自喜，得意忘形，不知道因小失大，結果反吃了一個大虧。顧先生做人處事都非常謹慎，小心翼翼，如履深淵。他既和氣而又客氣。如果你去拜訪，辭別時他必伴送你到電梯，雖百方勸阻，亦不停步。從他的身份與高齡，這是很難得的事。他任駐英、法、美三國大使時，如果你途經這些國家的首都，他一定知道必邀宴一次、兩次及無數次。總是高朋滿座，賓至如歸。

老年人大都患這毛病，即對近事容易忘記，而對往事則記得清清楚楚。顧先生也不能例外。我會以此請教鄭天錫，他很幽默的答：「腦筋像一貨棧，早先送進去的貨當然堆在那裏，後來送到的便無隙地可容了。」作者查閱一本論腦筋的醫學書，內稱：除某些病與受傷可以發生記憶力消失的事態外，這是年老必經的過程。最近我赴華盛頓訪一位古巴老友，住在他家。他是醫生，年已七十有四。閒聊中，我以此事問。他說：一個人人生下來腦筋裏便有多少百萬的細胞。這些細胞隨年齡的衰老而減少，但並不補充。結果，記憶力便隨之消失。人老了，腦筋的重量也減低，確是事實。

一個人的生活最怕呆板，呆板便失之乾燥無味。人不活動即等於沒有活力。沒有活力與死人何異？美國有一種說法：常態中有不同的花樣便是輕鬆恬適。Diversity in routine is relaxing。顧先生早年歡喜釣魚，這也是一種平心

靜氣的休息養神辦法。現因年邁，怕麻煩，乃改以玩麻雀爲消遣，並藉以與朋友歡敘。夫人怕他納悶，有時每週末必爲他安排一桌牌，有時在家，有時在親友家，來個八圈或十二圈。我問他勝負如何？他很爽直的答：「什九必輸，但這並不是我的技術不如人，實因這是一種統戰，花樣繁多，有時我的精力不能顧到全局，以致牌運老是我對我不甚客氣。」作者笑謂：「你這樣慷慨好施，難怪大家都歡喜和你玩牌。」他用幽默的口氣說：「這原是消遣，定率低而出入微，輸贏可不在乎。」可見他的牌品爲如何了。

顧先生每天晚餐畢，九點後，必觀電視，有時是由祖國轉播的節目，對之極感興趣。每年冬季因紐約奇冷，赴波多黎果(Puerto Rico)避寒時，他歡喜下水游泳，他對游泳特別愛好，認爲是一種全身運動。

我們也談到今日科技時代的人生。無疑的，科學技術發達，對物質生活的享受確有不少協助，但對精神生活是否有利，却不無疑問。世界變得太多厲害了，日新月異，道德淪亡，人情的溫暖已被物質慾與權利慾所沖淡。如非及時覺悟，設法改善，終有一日，必變爲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親不親，人不人的野蠻世界。還有一種現象很可怕的，就是核子武器日趨普遍，現在連一個二百餘萬人口的小國，如利比亞(Libya)，因富有煤油錢，也在建造核子廠。必有一日，國無大小，大家都擁有這種可怕的殺人利器。也必有一天，會有一國的獨裁者，野心勃勃，瘋狂成性，像希特勒那種惡魔，觸動電鈕，使原子彈滿天飛，害

得全球人士同歸於盡，造成世界末日。

末後，我們談到中國人歡喜看相算命，求神卜卦。我問他的意見如何？他答是半信半疑。說完全不可信嗎？有時却極靈驗。下面是他列舉的一些例子：

(一)他十一歲時，祖母爲他算命。結論是要他離去上海，離得愈遠愈好，最好是到外國去。而他的一生，多半都在海外渡過。

(二)一九二四年他的胞兄在上海帶他去算命。那位算命先生很有名，常顧客盈門。在他前另有一位顧客爲他的父親算命。一算之下，斷定他的父親在三天前已死去，怪該顧客有意煩擾。而顧客供認確有其事。算命先生一聞顧先生的大名，即知其爲何許人也。其時，因馮玉祥倒戈，顏惠慶內閣倒塌，他在顏閣任外交部長，乃被迫賦閒。不久，吳佩孚揮軍攻馮，馮敗，顏復奉命組閣。一九二六年五月廿三日，吳在洛陽做壽，決定改組政府。算命先生斷言在廿七日他必有新命，東山再起。果然是日決定他任財政部長，廿八日閣員名單發表。

(三)一九五七年他已離去駐美大使職。適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徐讓先生逝世，但尚有一年半任期未滿，便由聯合國選舉顧先生替補。但這任滿後，下文如何？沒有人知道。法官是聯合國推選的，會員國均鉤心鬥角，都希望她的候選人當選。是年五月十二日，他在瑞士的洛山(Lausanne)度假休息，適有一友人送他一本關帝爺的籤本。他由於好奇心的驅使，隨便手指一號，便占得第九十七籤、癸庚、上上如左：

五十公名心已灰，那知富貴逼人來；
更行好事存方寸，壽比岡陵位鼎台。

是年，一位關心顧先生未來出處的人士到香港旅行，訪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。到時大門已關，闖者（像是算命先生的兒子）說主人已不見顧客了。訪者乃以懇求的態度，辯說他從遠方前來請教，可否請破例接談。闖者進去請示後，果獲延見。論命的結果，斷定顧先生今後的命運才好呢，是他一生的第一運！

果然，顧先生當選了再任法官，並任副院長。在海牙的十年期間，是他一生最愜意的時期。每年國際訟案不多，很多餘暇可以從事研究或休息。海牙是一個極清靜的好地方。國際公法又是他最歡喜研究的對象。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得的博士學位便是國際法學。真可謂人地相宜。他治事極勤，對每一訟案必於埋頭研究後，提出其書面意見（見黃武智著國際法官顧維鈞之個別意見與反對意見），不像有些法官人云亦云，於聽完某一法官的意見後，便說他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。

詩人王維說：老年唯思靜。顧先生現在度其清靜恬適的生活，不忤不求，不怨不尤。和顏悅色，心滿意足。復有四代同堂，繞膝承歡，其樂可知。不過一個人到了高齡總難免有時傷老。有一次，他對我說：為甚麼時間老是急急前進的，大有孔子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的感慨。的確，年月日的齒輪老是堅韌的向前猛進，從來不感疲勞，或停息，或退後。今日四十歲的人，轉瞬間好像做夢似的，便是五十、六十……了。歲月無情，其奈之何！但邱吉爾老年不做首相時，愛

發牢騷，却自我解嘲道：「老年人一無是處，但却有一優點，就是可以用他的老成經驗來啓導後輩。」其實，他老人家忘記了其他優點。就紐約而論，年逾六十五者，市政府賞賜他一個堂哉皇哉的榮銜，叫做「老年公民」(Senior Citizen)。他可以半價乘地車，免費參觀博物院，及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半價看影戲。在這可憐老人被輕視的社會，居然還有這種被人尊重的表示，亦可以聊慰晚景，為不幸中的萬幸了。

不過老年人也不必太過頹喪氣餒。他們的功業愈久而愈不朽及為人所讚頌。他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有時亦愈老而愈堅強。米開蘭基羅(Michelangelo)、哥德(Goeth)、聾俄(Victor Hugo)和佛洛伊德(Sigmund Freud)便是幾個先例。顧先生現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從事其口錄自傳。將來其鉅著問世之日，便是其才學更震動世人之時。

一九七五年六月底完稿，紐約。



新聞英語閱讀指導

李林原 編

三十二開本 定價一〇〇元

為使讀者一窺英文報章堂奧，編者特提綱契領，解析新聞英語之所以然：作法、體裁、相類之文法問題。並精選各類文稿分列十七章，包括金融、運動、分類廣告等欄之閱讀法。本書除文句分析外，再適當地闡明句構變換原理，替換語，並附列相關用語一項，以擴充讀者之英語知識。除供新聞科系學生參考外，亦為學習英文一般寫作之入門讀物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
郵政劃撥帳戶一六五號